

光武興爲東漢

(續二)

現代棗陽人：楊宗聰撰述
歷史春陵人：劉秀故事

一、前言

(一) 光武興，爲東漢前篇，始自王莽篡漢後，地皇三年元月，劉氏兄弟於南陽郡白水鄉起義，中由劉縯夜襲藍鄉，突殺泚水莽將、甄阜等，劉玄涇水登基，更始建年，劉秀昆陽大勝，引發新市、平林諸渠目嫉妒，詐謀殺害劉縯，計謀奪權劉秀成功後，乃至困頓劉秀於新野止，是爲上篇內容撰述之結集。

(二) 欣蒙我棗陽旅台同鄉會，「棗陽文獻」年刊總編輯李發強鄉親，編輯顏嘉德君二位納愛，於九十六年度第二十四期「棗陽文獻」年刊中登載共饗鄉親，深感榮幸和鼓

勵，乃立意繼撰從劉秀任司隸校尉前導洛陽，更始二年二月銜大司馬事逕巡河北，收銅馬殺王郎，平尤來等亂賊，納姻胡女，而於鄗邑登基，創建武年號，爲光武皇帝建臨都於高京，此後洛陽規復移都於此是爲東漢。經曰：「光武興，爲東漢」，壯哉斯言：永垂不朽！

(三) 萬事順逆一點明，頓開茅塞一字通。執友葉如衡君、田昱君二位協助校勘正誤，爲我信心和決心的支柱，始能印訂成集。我在寫作中，有腦混沌，視茫茫之困惑·感慨自我「少壯不努力，老大徒傷悲」，今雖臨渴掘井，臨淵結網，決心改進「明日復明日，明日何其多」的惡習，找回「即說即做」，「自

強不息」的信心，在生命旅程接近最後的一段時間，彌補已往荒蕪，做一件自己想做的事，以一個平凡的現代東陽老人，撰述歷史上的一位大智大勇豐功偉業的春陵人劉秀史事，難免心餘力乏，掛一漏萬，唯旨在勉我邑後進，發揚白水精神，締造其個人非凡事業。全篇結束，希賢達鄉耆不吝指正。

二、內容

（一）、有過人之才智，方能建過人之功業

1. 更始中常偏將劉秀於昆陽之戰，大勝後及轉攻父城，接之獲宛城來訊，劉縯身殺死亡，秀即束身自往宛城殮兄喪，秀在此時躁釋矜平穩忍深藏不動聲色，就是官內偶有長嘯，終無著顯恨意，諸渠目詐謀嫌妒終不能窺其隙，於是秀憶及洛陽遊學時之心願，「仕官當為執金吾，娶妻當得陰麗華」之箴言：乃央人探訪得知伊人待字閨中，托人提說，適陰女父母雙亡，乃兄陰識作得了主，擇日定辰良緣天

成，秀此時遷住新野，劉秀時年二十八歲，陰麗華時年十九歲（此節在承前啓後）。

2. 更始元年十月，大將軍申屠建軍，進攻關中馳奪長安，殺王憲得王莽頭顱持級到宛。此時上公王匡亦傳洛陽督王匡介送至宛城，更始帝劉玄，不能決斷乃召集會議；決暫都洛陽，提派劉秀為司隸校尉職，趁洛陽營繕宮室，更始帝準備遷都洛陽。

3. 劉秀御司隸校尉職北上洛陽隨軍親騎百人，先到父城，會聚舊屬，首召馮異為主簿，又召父城令苗胡為從事，胡薦姚期叔孝左隆等，秀授各椽吏職即起同行前往洛陽，職司營繕宮室。置僚屬，備三輔一京



兆、馮翊、扶風。立文移、徒建制、司察督、秉舊章、立法統、一完成，報更始皇帝劉玄帝，到得洛陽冠龍冕、衣龍袍、備感崇榮，始知帝位至隆，對秀更是倍加信任。

(二)、驚蟄春雷震大地，潛龍復甦躍河北

1. 更始二年二月大將軍申屠建畧定長安，又書更始帝劉玄，建請劉玄移都長安，玄乃派丞相劉賜趁長安營繕宮室，在當時更始王朝遭遇兩難題，須著手決斷，方是西行之利。

(1) 東征赤眉；赤眉樊崇聞漢氏立帝建都洛陽，遂率同部渠目經向劉玄投降，玄各封侯位並未賜封邑地，渠等且見玄無甚威儀，在洛陽廝混一些時日後，潛回青、徐自集作亂。

(2) 瀘江帥王憲奉王莽命巡查江、淮，聞王莽被殺，遂自據瀘江獨立稱淮南王，盤據東南半壁聚眾十萬，更始王朝對此時局無力征伐，亦無策撫慰，隨預定西遷長安。

2. 於是決定不征不撫後，移都長安，又有意經略河北，派司隸校尉劉秀御大司馬，但眾

皆蹊蹺阻撓，而朱鮪更是極力反對，大司徒劉賜力諍眾議，令劉秀銜大司馬持節逕往河北，秀率親信百騎，沿途察查郡縣官吏，明黜陟赦囚徒，撫百姓，除莽苛，規漢制，一路行經到達鄴城宿營，次日繼續前進。

(三)、拔策獻議匡漢業，施仁懷義德化黎民

1. 大司馬劉秀在鄴城一宿，翌日一行逕往邯鄲，途中忽一人杖策追來，報名求見，秀聞報停車住足相視，此人姓鄧名禹字仲華，是秀遊學洛陽時之知友，秀笑謂：「仲華聞我承制受封，莫不亦想為官，禹笑答：「我不願為官」，秀復謂：「既不願為官，何苦僕僕與我，禹曰：「願明公盛德加之四海，禹能效寸功，垂丹竹」。秀點道與聚，禹乘勢進言道：「更始庸才，不能剛斷，東南不安，赤眉擾亂，將無才德志在財帛，明公身雖藩輔，終是受制，若宜立德建威，著功天下延攬豪傑，救民水火，乃天下之聖德」，秀聽言大悅，命隨侍左右，號軍吏曰大將軍。

2. 逕至邯鄲，邯鄲騎督尉耿純出城向迎，秀溫顏相受，耿純見眾吏員皆有法度，益加敬服；意存附納，即獻駿馬錦縑以奉。此時馮異進議道：「異受推誠，願披肝膽，公專任方面，宜遣官峻詢郡縣，理怨尤，結民模、查民情、拾民心，更始亂政，百姓不附，群祐失依當人之飢，「食則飽，明公施之必能懷德，而望風天下」，秀然其說，依議即行。

（四）、存仁厚大道不孤，眾英豪尚志相扶

1. 故趙王繆子劉林，居邯鄲，入見秀謂曰：「赤眉現居河東，但塊水以灌，就眾有百萬管成魚鱉」；秀默然沉思半晌道：「此計甚是慘，若實施之必然荼毒百姓，害及無辜黎民，不可採行」。遂率禹異及諸吏官員逕往眞定。

2. 劉林因獻計不成，自思卜人王郎與己善，不若與彼議決，適郎妻在傍誕言道：「君係劉宗難道不能復封」，林道我獻言不用，其是可惜，郎接言道：「君可逕自稱尊」。林聽

後面有難色，郎道：「我聞王莽在位時曾有將軍孫建，府有妄者武仲冒充成帝孫子輿已經誅死，君本劉姓何不妨就作子輿號召四方」。林道：「我自我子輿自子輿怎可混充」，郎躍起道：「君若肯助我義起，我就冒充劉子輿」，一席話竟自弄假成真，即聯絡趙國大戶李育、張參決議起兵。

3. 邯鄲騎都尉耿純，接王郎檄文不服，與校尉林忠趁夜出城逃往宋子、純身懷有節符，一路招驛吏驛衛千餘人，即往投秀。秀由眞定巡至盧奴，純報知王郎僭尊，秀聞報思及，幽薊恐爲王郎所欺；決先安定幽薊一帶，正集議中，忽報耿弇求見，原來耿弇、孫倉、衛包奉上谷太守命西往長安，耿況接王郎檄文及召弇等，弇接奉父命，按劍激顏道：「劉子輿假道學欺騙百姓，必遭誅滅」，倉包二人言道：「劉子輿漢宗，我等願往，剩弇一人徬徨途中，思聞大司馬劉秀仁厚愛民有德，遂指盧奴來投劉秀、弇時年二十二歲，俊拔英挺甚是豪邁，秀

喜而封爲長吏。

(五)、堅冰渡瀘沱得天助之，智服饒陽驛吏轉危爲安。

1. 劉秀在盧奴與眾英豪聚議，防阻王郎略取幽、薊，又思自己實力不夠，乃命功曹王霸於市集召募兵勇，偏是數日不得一人，霸懷慚入報，秀知人心未附意欲南向，部將亦意向歸南，此時耿弇進言道：「明公從南方來大勢未定，奈何南向，現漁陽太守彭寵與公鄉誼甚佳，弇家雖茂林，父方爲上谷太守，若徵發兩郡控弦兵馬，即將萬騎直搗邯鄲，還怕一個假子輿不死」，秀遂有留意，惟官屬統思南返，相與言道：「死以南向，奈何北向入囊」，秀指弇道：「這是我北鄉東道主，何用多憂」，乃議詣漁陽、上谷，即命弇行。此時耿純請命願回宋子募兵源，秀隨率軍進入薊城。

2. 故廣陽裔劉嘉居薊城，接王郎檄文捉拿劉秀賞金十萬，又傳言邯鄲兵至，秀因自己實力不足不便抵敵，當夜啓定，著由虎牙將軍

姚期前導，斬閱奪路晨夜奔進，到得饒陽驛舍，秀稱邯鄲使人趨驛舍索食，偏是從使吏眾似餓鬼，爭先搶食，引起驛吏惑疑，即時播鼓明通，秀起慌意，即復鎮靜，且急中生智，還坐後徐言道：「既是邯鄲將軍到來，茲當相會」，役卒「含一對」，秀視破其詐，安坐多時言道：「那邯鄲將軍必是逗留途中，我等不用久等」，眾即趨行，到達曲陽。

3. 於曲陽經略數日，聞邯鄲兵追至，即命功曹王霸前軍探視渡河水流。霸行至瀘沱河岸見水流淼淼，巡視週岸，無一渡船，不由得望河感嘆；深思追兵將至，死生怎得一渡，不如扯個謊言，大家到得河邊再作道理，於是回報劉秀道：「河水可渡冰方合」，當眾抵岸河冰堅可渡，眾上岸後冰又散破；霸暗自稱奇。

4. 軍指南宮途中，遇岐路難辨，正觀望中，忽有一白衣長者至前，信手指曰：「努力努力此去信都八十餘里，信都尙是長安留住」秀正欲向問老人，老人急走而去。秀思此人

必不凡俗，乃依白衣人所指示方向逕行前往信都。

5. 信都太守任光宛城人任宛椽好看鮮服，漢軍見而妒欲殺之。幸大司徒劉賜赦免荐安集椽，後隨劉秀戰昆陽舉荐為信都太守，王郎傳檄不受，與都尉李忠、苗儕協力守信都，劉秀儉促兼行來到信都、任光大喜出迎，吏民皆聞秀仁德願服秀，居信數日轉往和戎。

6. 和戎太守邳彤、信都人，聞秀意欲南行，慨然勸阻道：「海內吏民，歌詠思漢，已有數年，更始所已稱尊，天下嚮應。今卜人假名僭尊烏合之眾，卻竊有燕趙，根本未固，若明公號召郡民仗義討伐，何患不克，倘舍此而不為，則空失河北。且驚動關洛甚非良策，邯鄲平靜，卽即繕整，甲士長驅南方，吏民又誰肯千里送公，吏屬久思妻兒，中途茫歸散去，那可復收」，秀恍然大悟道：「偉君所言甚善，我當照行，思及兵將不足，欲向城顯子路、刁子都訖援，任光進言不可」。

7. 劉秀道「願聞其意」，任光道：「城頭、子路、刁子都皆盜賊之徒，不足可恃，願明公協同眾心堅定意志，如昆陽破莽將王邑，實乃眾志成城，以一當百，何患王郎」，秀乃停議，遂命任光為行軍前導，邳彤為後軍將軍，前往信陽，信陽太守應廣開城相迎，餘吏免胄以降，命應廣留守信陽繼經堂陽而前進至昌城。

8. 昌城人劉植聚眾數萬自守，秀於撫任饒騎將軍，於是兵力乃增，這時耿純及兄訢宿召集宗族及鄉賓約兩千人，自宋子歸報劉秀後，聞報耿純復返宋子燒廬舍燬積具。回到昌城，秀喟然嘆曰：「何故延及家室」，純答：「明公單車出使鎮撫河北，本無償領，靠著平時仁德曲惠懷柔黎民，所遇怕附，今邯鄲稱亂，北地皆疑純舉同行，恐宗人感異故燒廬絕彼疑神；一志歸附明公」，秀深感動贊美，即封純耿鄉侯兄訢宿授得將軍。

（待續）